



後漢書卷八十六

宋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傳

子綱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

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

○劉放曰

案文多一初字

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

為彭城相

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

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

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

詳審

而平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

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

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

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

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

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

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

九德之義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

誼也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

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

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

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

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

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

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

日司寇二歲刑也輸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

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

乾隆四年校刊

於河南縣子綱卒官諫平八十三歲對香甲祭顯葬此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
不就司徒高第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
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
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戒尋大漢初隆及中
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
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
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

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

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

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

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

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

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

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

左傳申包胥曰吳為

封豕長蛇薦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

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

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

信君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竦御進時冀妹為

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

用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

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

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

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

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

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

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

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

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

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

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

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

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

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

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六

列傳

四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
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
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
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
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並畔日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名之
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
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
六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
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
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健爲負土

成境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
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
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
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綱與梁冀官專辭志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
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
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
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
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

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脩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

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

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

得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

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

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

君侯宜引決也故事織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

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

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

卒有宅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

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

乾隆四年校刊

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安陵人

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

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

以為陛下法大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

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

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

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

子暢不獲對夫三公尊重承天象亦未可謂聖明矣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

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

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

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其利甚博而

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難以不為為

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

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

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

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

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

疆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

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案摩也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

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

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

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

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六

七

故晨門有抱關之夫

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

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神

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畫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弃所以晨門之下必有

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

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

齊王

喜之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稱坐

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

能也庸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

禮記曰介

胃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

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

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

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

為設法諸受臧二十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

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

史記

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

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

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僖武王入殷先去

炮烙之刑

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各

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

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

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

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卓茂文翁召

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

臣為南陽太守視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

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也

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

也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

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敷仁

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

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

曰侯甸南頓君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士女

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

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

臯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

將中軍且為大傅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為

晉國之盜奔秦也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入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

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

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為取辱遂俱讓而還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

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

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

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儉止儉不逼下禮記

子士不僭上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

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

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

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

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孫叔敖相楚其

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

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

之辭也言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雖

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

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

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

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

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為

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

邊碑人問卿能聞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

圍棊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屣蓋之更以

它局為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史謙種暲傳對光祿大夫世喬周舉等奏而大

種暲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

有財三千萬父卒暲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

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
歆外甥王譙名知人有知人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
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

助我求之明日謀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
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
隱滯近洛陽吏邪謀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
山澤歆卽召嵩於庭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
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
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
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
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
宜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
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

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
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
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
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
馳命奏之○劉放曰案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

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
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
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菽邛夔諸
國菽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種向
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

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曷
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曷與太守
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曷承
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曷承之意
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
處處未絕曷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
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爲辭隱匿真狀也梁太后
省奏乃赦曷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曷爲梁州
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
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曷復留一年遷漢

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曷與相揖謝千里不得
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
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
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曷賢良方正不應徵拜
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
擢曷爲度遼將軍曷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
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
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
皆來順服曷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邊方晏
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

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焉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

加命服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

卿大夫之喪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

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

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

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

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

年代苟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

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

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

戰而死于劭。劭，大斜，暴逆，出趙，其反。同。志。於。此。之。後。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
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
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
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
皆披披音芳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
河南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爲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
疆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
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
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

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
李傕、郭汜，以報其讎。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

謝承書曰：祖父父屯有令名。

躡廣漢太守。

躡音尾。

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

稍遷繁陽令。

繁陽魏郡縣也。

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

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

撻擊也。

督郵不肯，曰：「魏

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

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
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畧期月間賊虜消散
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
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
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子分銅虎符豈顧
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
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
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
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
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

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

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

會赦歸家復拜廷尉○劉敞曰案球初未嘗爲熹平元

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爲中常

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

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

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

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

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

之妃妾祔於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

妻祖姑也 乾隆四年校刊

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宮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恠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汗染段熲爲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

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旣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

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且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

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

節因共白帝曰郤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
 聲執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
 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郤郤與球及劉
 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
 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謝承
 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
 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弟子珪字漢
 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
 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
 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
 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
 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
 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
 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
 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

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
 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
 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為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以直為

青青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种公

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自熾朝官以焯刺殺專權謀恩回國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贊曰交游散情取財
 後漢書卷八十六
 張皓傳

後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張皓傳張皓六世祖良○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

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

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為良六世孫不應自元

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為六世

孫也又蜀志張翼傳皓作浩是翼之高祖亦不言其

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禹來敏之於歙

也

張皓子剛司徒高第辟為御史○別本作司徒辟高第

王為御史至重開出知帝親承世職

王龔傳不至重問注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
進○成帝監本作武帝臣會汾按薛宣翟方進乃成
帝時人非武帝時也從何焯校本改

种暲傳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監本無

相字臣會汾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為太尉皇甫規

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為相也相字舛誤無
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為字亦誤今姑仍
從宋本

後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七

宋宣東城太

守范曄撰

唐章天懷太子

子廉賢注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
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
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
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
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傭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

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

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受立樂巴傳三公其神不親此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脩俗事好

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

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

自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

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劉

敬曰立校學案文當作學校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

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政事

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

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

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

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

翦理姦誣房謂為房於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

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

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遷沛

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遷沛

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

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

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

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

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

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

日還成都在親故別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

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譴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劾劉放日案功不可無少一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日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天災不有痛於肌

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

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

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

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

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

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天降衆

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麇場豺狼乳

於春囿鹿子曰麇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

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劉敞曰案文今當作今上下交競封

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

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七

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杜元凱注左傳

日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

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

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

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已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

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 五

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

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雒武丁懼而脩德位以永寧

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

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彘也 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

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

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

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

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

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 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

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

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

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

其事與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

鳧藻之士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

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

及

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

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

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

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

身安得無預 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

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攽曰案文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

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

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

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此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

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

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

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玉卞和之玉也使

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

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

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

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

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

之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

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

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

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

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鏹薄之禁後冶

鑄之議鏹刻也音鏹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堯

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

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攽曰注文莫不爾極案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謫食之災星辰有錯月星也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 天下之

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

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 列女傳曰

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

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 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 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 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

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 役夫謂陳涉起斬也窮匠謂 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公羊傳曰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

魚爛從中發潰爛也 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 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

其一足焉絰掛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 詩也音胡賣反

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
 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
 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
 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
 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
 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
 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
 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
 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
 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

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
 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
 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
 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
 云角等竊入京師規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
 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
 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
 次弟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
 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

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
 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既清貧
 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
 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
 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
 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
 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
 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
 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
 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

軍孤立

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尅也

關東破膽四

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

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

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

武關北徙壺谷

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

冰駭風散唯

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

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

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且

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

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

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
 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
 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
 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
 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
 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
 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
為之奴比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
 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
 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

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謠言謂聽

善惡而黜時太尉許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

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
 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
 鳳其言忠切帝以讓劼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
 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

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

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

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是時地數震裂眾災頻

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

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

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庶是與氏比古字通耳春秋漢舍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

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

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

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與陳項虞

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

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

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

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

劉歆曰注帝之諦言也案文言當在諦字上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

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

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

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

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

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

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

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

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

干而觀其心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

事見史記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

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

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

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

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等

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

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

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

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

忘生為君也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自戒卜商詩序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

正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也李雲草

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

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

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

劉遂乃效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

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

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

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謗已

故說者識其難焉

韓非有說難篇

論語曰事君信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

守

謝承書云父祥

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

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

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

盾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

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

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

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

敢庸回

庸用也回邪也

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

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

炳燿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

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盾嗣繼體

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

也制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嬃令色充積閨

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官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

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

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

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

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況

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

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畧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

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

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

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

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

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

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促

以嚴刑威以法正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

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

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

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

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

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狎者親賓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七

七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

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

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

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

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滕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

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慳慳推情言不足採慳慳誠懼以觸

忤征營懼悸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

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

心以對入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

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

中尹勳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

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

勳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

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

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

冀帝召勳部分眾職甚有方畧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

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

至九卿以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

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

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

直方正猶言中正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三年詔舉有道

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立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

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

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祚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主

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

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

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

之病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

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

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

注云虺蛇亢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

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

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

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

帶與戎翟謀伐襄王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

以爲美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乾隆四年校刊

合葬見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

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

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

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又

蒸蒸猶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

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久外未蒙

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

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

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徒錮蕃身

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

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

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

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

寇至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

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

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

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

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

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

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

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同隸妹媿鼓精上篇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

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

有識識協韻音式侍反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

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節固報對采田山獲厥闡未盡

也世世以賢賴言不觀其五婚姑同空王勳具樂少孤李

公公賴鼎以儲三公賴鼎實婚姑同空王勳具樂少孤李

善翁皆素養姪家之人四公賄隆或為太叔婚姑同空

後漢書卷八十七今之四公報同空隆辭婚姑同空

後漢書卷八十七今之四公報同空隆辭婚姑同空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樂巴傳白上乞退○白上二字舊本作自下

劉陶傳陶為人居簡○宋本作居閒何焯校本疑是倨

簡

劉瑜傳關之盛衰者也○何焯曰關字下有脫文

隨之符稱曰東海

相前書于定

郡縣獄吏案法

隨之符稱曰東海

相前書于定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兩忠節求報比烈

贊曰郡下明節

音也

有識

為成

隆範專關之益莫皆必○何歎曰關字亦亦亦

簡

隆範專關之益莫皆必○何歎曰關字亦亦亦

樂已斬白土子毀○白土子子子子子子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八

宋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章

懷

太

子

賢注

共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

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祖父經為

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

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

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
 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承
 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
 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
 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
 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
 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
 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
 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
 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
 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

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

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嗥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嗥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類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那韋平孔翟之類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

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

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雖賁育為卒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

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

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瘡也脩曰吾意不

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

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

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人勇

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

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

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竄季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

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

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

馬稜稜字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壽之知其

無能為也壽當作籌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

也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解見安紀而青冀之

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

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閔與礙同及到官設

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縋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嶺谷詔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

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

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詔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

令從東郭門出北

一作西

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

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

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

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

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

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

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

賃而致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

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

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

漕船道

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

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

以人僦直雇借備者

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

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

豐賤十倍於前

續漢志曰詔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

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

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

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

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

防刑罰者人之銜轡

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

襲之者必有水敗尸子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

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

一二府恐為臣所奏○劉攽曰案上文三公遂加誣罪

臣將從史魚死即以身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

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順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

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敦字時中常侍

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復不報詔

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

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

震之跡震為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

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囚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

伏歐刀以示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

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

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

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

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眾星曰羽林也宜急

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

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

箱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

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匆匆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

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

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襜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放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襜案後漢志街下一里字又云絳襜字誤

司空劾案州及郡縣

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

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

積六七歲不省主簿

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

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

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

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

而已詔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
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
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詔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
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
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詔好刺舉無所回容回曲數以
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
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
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
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
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

止黨太守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

靈州縣也

本字幼起慕南容三

復白圭乃易字焉

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

身長八尺有威

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

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

○劉放曰案嵩傳此少將字

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

用十六相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鼓擣戴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八

列傳

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明惡人不去則善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也皇甫嵩傳曰連

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

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

尅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

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

闔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

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

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

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

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

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

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

焉見史記也市虎成於三夫援傳見馬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

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搆之秦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劔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

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則

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

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鉄鉞之戮陛下

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

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帥卜巳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為封

乾隆四年校刊

首靈帝猶識爨言

識記也音志

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

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

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

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爨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

書郎楊贊奏爨廷辱大臣帝以問爨爨對曰昔冒頓至

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

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

嫂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

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

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奈何以十萬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

與使酈商別定隴右

前書漢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

世

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

前書武帝分

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

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

伐朝鮮起立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

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媯羌裂匈奴之右臂

媯音而遮反○劉攽曰注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

內為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

說文曰衽衣衽也

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

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衽也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

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

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爨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

猶標也每公卿有缺為眾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
 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
 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
 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
 延謂爨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爨正色
 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爨豈求私賞
 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
 得留一作封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攽
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舉爨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爨
可通但前後多云各知人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爨善邳人

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

曰司隸功曹從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

韓遂等爨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

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

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

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

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也必謂我

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

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

為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

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燹猶固守時北胡

騎數千隨賊攻郡○劉攽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燹同北

也地人皆夙懷燹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燹歸鄉里子幹

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燹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

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

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燹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棄

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

以濟天下言未終燹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

字彥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

聖達節次守節節下失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

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

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食

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

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馮衍傳幹

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

說燹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

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師

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燹案劔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七二

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

扶風太守天下非其莫育其寧育意為吾國則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

是也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

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執恣

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

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

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

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鳶欲其驚也繼繫也廣

雅曰鷲執也蒼頡解詰曰鳶鷲也食音嗣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

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

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

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

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

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

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割截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

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

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

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

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三

穰苴奮劍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

并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

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

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

今之從事

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到

乃請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

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臬代之

續漢書臬字作泉也臬患多寇叛

謂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

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勲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

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

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開立是為潛公慶父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

襲殺潛公並見史記

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

知其可也臬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宮

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宮

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

狐槃為羌所破勲收餘眾百餘人為魚麗之陳

麗音離左傳曰

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陳

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

羌精

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

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

句就羌別種也素為

勲所厚乃以兵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

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七

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

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卽表勲領漢陽太守時

人飢相漁食勲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

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

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

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

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

如中藏謂內藏也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

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韋昭注曰耀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毅抵黷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帝曰善

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

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

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

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

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

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

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執貪放勲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

咸爲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

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

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

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

府聚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

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眾十萬餘

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鷄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

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鳥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為清寇都尉凡五郡都尉皆素有各悉領屬勲每

有密事靈帝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

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

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

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

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

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眾弱不能獨立遂並

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

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

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

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人典禁兵復

出為潁川大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為

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

且汗我刀勲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啓

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

口乎卓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

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賙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父旻有

幹事才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

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自稱大將軍立

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餘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

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楊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

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

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孝廉

補卽丘長卽丘縣屬瑯琊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卽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

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

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兄邈為陳留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七

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公緒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塲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

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公緒陳留太守

邈東郡太守瑁

橋瑁也

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

難

糾收也

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

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

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

日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

皇天后土祖宗明靈

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

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

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太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

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

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

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
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
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羣神巫也史祝史也禱謂營攢用幣以穰風雨霜雪水又恐
早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
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
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
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
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
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

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
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
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

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

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條責以恩義

告喻使降也

洪答曰隔閭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

爾雅曰武迹也

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
比類也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

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
付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
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

之鄰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

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瞻謂之主人也

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擲捉也音卓反不覺涕流

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

絕等倫○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受任之初志同大事

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戾請師見

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

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

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

者克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已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

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也昔張景明登壇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

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

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

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

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

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無何出帳

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劉子璜奉

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

無損霸道亦復彊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

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

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

違不適讎國杜預注云違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

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

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

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劔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

史書曰崔杼殺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

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

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

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

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

黨擊山賊進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眾至數千又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

少年為羣盜眾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眾次廩陶牛角為飛矢所中且死告其眾曰必以燕為帥角死眾奉燕

故改姓張燕慄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放曰注張

牛角立起案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

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

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

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

鉅野前書彭越將其眾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

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
 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
 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
 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
 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
 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
 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城未破
 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
 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

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為

餽粥杜預注左傳曰餽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

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

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

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

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表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

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前漢音義曰觖猶冀

也觖音羌恚反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

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

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

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

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表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

會忿恚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可謂懷

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

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

胥之存楚也 楚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受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三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哭秦之痛存懷頃未聞也

備之禮兵兵觀者如北非其人

食香如料國家之休休其人

各隨之念兵兵念兵兵

會念節之禍兵家烈以

苦代赫赫或或或或或

請舉薦吳謝少夫莫耶之

後漢書卷八十八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臧洪傳無以為悔劉放曰悔字無義未詳何字○

臣宗

楷按無以為悔猶言內省不疚也義本明顯解者失

之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文

無其辭無以爲辭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九

自漢書卷八十九至卷一百一十

與宋靈休宣非我城隍之太夫人守范劍擘撰事莫

唐章懷晉驥太子千雲賢注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

卷四十九張衡傳

張衡傳

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

崔瑗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

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

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

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

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三京賦因以諷諫精

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

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立經

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立書以為立者天也道也言聖賢

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

事法度故必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

揚雄謂之立立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

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

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

一而編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立經五千餘言而

傳十二篇也○劉歆曰注以三十五著撰之案太立乃

用三十六撰謂崔瑗曰吾觀太立方知子雲妙極道數

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

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立經復

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

二百歲始將終乎自中興至獻帝一所以作者之數必

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立其興矣自此以上並

也衡與崔瑗書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

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

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

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

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

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

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

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順帝初再轉復

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

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問非也衡

集云觀者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
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問余余應
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
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問云

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

云下學人事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是故伊尹思使

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

尚書伊尹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咎單巫咸實守

王家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乂王家也申伯樊仲實幹

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為樊侯並周宣王之卿

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

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不歟且學

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

故易稱以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質以文

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

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

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曩滯日官今又

原之有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

然行亦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必也

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

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

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

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褰衣也音丘列反詩邶風曰深

厲由膝以下為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

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屠龍於

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

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劉攽曰注支離蓋案莊

子蓋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參音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

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為蓋

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垂翅故

為史官也蓋何不也銛利也諸之也間者言衡作三輪

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

高飛邪傅子曰張衡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

能令三輪獨轉也命自求多福也劉攽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

曰正文昔有當作昔者美言以市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

屈已美言以相剋剋勝也衡集作

玉振之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

孟子曰金聲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

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婢恨不柔以意誰斬也取

也左傳曰宋公靳之杜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

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

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是故藝可學而行

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

懸爵位得者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

速召也懷來求之無益故智者偈而不思偈偈借貼身以

也旃之也微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陸危枉尺直尋議

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於心有猜則簋殮饌饋猶不屑餐旌晉以之情嫌也簋食器也殮音孫詩云有蒙簋殮饌音仕卷反饋音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晉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饋之爰精目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孤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諱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劉攽曰注子何為者也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當作曰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遠行行者必以贖子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百溢也二十兩為溢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畱築而據文多一所字

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謂傳說也裋音常主反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襜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渾元初

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腫朦腫朦言未晤也○劉

二字作腫朦從日是也此誤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

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

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

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當

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

乾隆四年校刊

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

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

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

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左傳郟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

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

及熙為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書長則宵

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八尺表之陰也天且不堪兼況

以人該之也該備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

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

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公旦道行故制典禮

也賈逵注國語曰涸亂也涸音骨公旦道行故制典禮

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言

本作行道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

春秋以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

可衡集考字作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

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燭武縣緇而秦

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緇縣緇於城而下也左傳曰

為之魯仲係箭而聊城弛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

退師城甲燕將自殺見史記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

乾隆四年校刊 通鑑纂要卷之九十九 及傳 六

要在說夫

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為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

咸以得人為臬失士為尤

臬猶勝也猶六博得臬則勝故樊噲披帷

入見高祖

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

流涕曰獨不見趙高

高祖踞洗以對酈生

前書曰沛公

之事乎帝笑而起也

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

當此之

會乃竈鳴而鼈應也

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

故能同

心戮力勤恤人隱

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

奄受區夏遂定

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

爛然有第

前書音義曰謀諧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案然各有第序也

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

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

與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

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未反聲或作整容或作客衡集

容作害並未詳也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龍鼈蟄

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鶉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今也皇

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西沍疑也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

質劑猶今分文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

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立事有三言為下列

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

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于茲縉紳如雲

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摠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

乾隆四年校刊

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易繫

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

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笑也冒愧逞願

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

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勾踐先吳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

棲於會稽此為宵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

我不忍以歛肩捷疾也歛斂也音翁孟子曰阿意事雖

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

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印我也須待也鄭玄注

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

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

妄進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

也休美也不見是而不愠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

吝恥也服焉愠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方

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

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

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

或以為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

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與世殊技固孤是

求技巧也音伎本子憂朱泮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

無所教也輪扁為輪者名扁也扁音皮殄反莊子曰輪

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

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淫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淫音匹萌反子觀木雕獨飛愍我垂翅

故棲吾感去鼃附鳴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鼃蝦蟇也音胡媯反周易

旅卦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

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

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此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

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為大夫掖謂挾之而

投於城外也衡集豹字作隸也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左

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

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弊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

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

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杖節臥起節毛盡落

並見前書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鈞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

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鈞荆蓀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

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

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

清謳流聲奕圍局也碁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

善謳也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謂大

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

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字愍三墳之既頽惜

八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為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

乾隆四年校刊

受書書卷之九

列傳

九

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 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

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且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

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

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用 曾不慊夫晉楚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敢告誠於知己 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簞反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

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

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

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 蟾蜍蝦蟇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 其牙機巧

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

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

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

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

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

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

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 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

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 今乘雲高躋磐桓天

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 倥音口弄反偬音

惚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 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

偽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故能一貫萬機

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

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

淫景嚮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

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宦者傳故恭儉畏

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反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

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

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

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為鏡而自戒勅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

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

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辟罪

也音類亦反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

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懼羣臣奢

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

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

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

制不專已心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

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鑿孔

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

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

率舊，勿令形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

三曰子，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

則奢僭息，事令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

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

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

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

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

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

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十一

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衡集

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

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竄又楊雄方言曰秦晉言非

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

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

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

籍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纂者義亦通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遜甲開山圖

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

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也

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

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

統謂廢而復立言讖家

不論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

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

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三

之書謂競稱識家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

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

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

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

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

詭對而出闔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

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立賦立道也德也老子曰立之

又立眾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立訓兮雖彌高

其弗違立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

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智里宅皆居也潛服膺以永覲兮

綿日月而不衰說文曰膺背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覲音才性反前書音義曰覲與靜同

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謂自脩為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脩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恭為

也音徒結反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志

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團垂貌也詩曰心旌

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

以繼佩也日折瓊枝縹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蘼案縹音租

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珪反誤也江蘼香草也

與薛芷兮初秋蘭以為本草經曰蘼蕪一名江蘼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蘼

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美襲積以酷裂兮允塵邈而難

虧襲積衣禱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裂淑郁又曰襲積褰皺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

列傳

三

服芬芳久而不歇以喻道德著美幽而不屈也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

珍攸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奮余榮而莫見

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怠

也皇暇也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

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二八八元八凱也選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

音通辰時也痛已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感

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

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鸞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彼無合其何

傷兮患眾偽之冒真且獲譏于羣弟兮啓金滕而乃信

且周公也譏謗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

孰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滕之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

國家也事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烝衆也僻

也詩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已曾重也羌

發語辭也言己之志無可與言之也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音湛

亂貌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

象兮跼焦原而跟止雕虎有文也跼臨也焦原原名跟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

太行之優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

太行之優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

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刺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庶斯奉以周旋兮安既死而後已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七

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俗遷渝而事化兮泯

規矩之園方化變也 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

蕭蒿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喻任小人謂蕙芷為不香喻棄賢人也 斥西施而弗御

兮羈要裊以服箱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皎反裊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裊古

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疎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

並喻不能用賢也○劉放曰案要裊古良馬當作裹從

馬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離被也 惟天地

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

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 欲巧笑以

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

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繡 辯貞亮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

珩說文曰辯交織也音捕珍反禮記曰男鞶革女 昭綵

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

盛也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淹久也棲遲游息也耀靈日也楚辭

日耀靈安藏言恃已知而華予兮鶡鳩鳴而不芳已知

年歲之蹉跎也已也華榮也予衡自謂也鶡鳩鳥名喻讒人也廣雅曰鶡鳩布穀也楚辭曰恐鶡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

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已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 冀一年之

三秀兮適白露之為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文曰適迫也方秀遇霜

喻以賢被讒也 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疊疊進貌也謂四時更進

而代序疇誰也伉偶也伉協韻音苦郎反 咨妒媿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

咨歎也妒忌也媿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媿日媿目宜笑言

嫉妒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衆也為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七

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而得一流亡謂流通去也

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陟而摠情

岐陟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

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

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

為巽巽為風故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

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為巽與兌為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為冰

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乾變為兌乾為天兌為澤故曰天為澤言動自強而不

息兮蹈玉階之嶢崢

崢高峻貌嶢音堯崢音士耕反懼

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

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遇九臯之介鳥兮怨

素意之不逞

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

而哀鳴

榮

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

求聖君以仕之也

悔惡也元辰吉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

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漱飛泉之瀝液兮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

列傳

七

咀石菌之流英

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華也

翺鳥舉而魚躍兮

將往走乎八荒

翺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荒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太山履石

封以望

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

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

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洲

勾芒木正東方之神也

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

道真謂道德之

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真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票音匹妙反猶飄飄也

登蓬萊而容與

兮鼇雖抃而不傾

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

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

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抃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拊手也

留瀛洲而採芝兮

聊且以乎長生

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土生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

之為玉酒飲之令人長生也

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扶桑

出在陽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

翳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

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峯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玉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糧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崘之高岡

山海經曰崐崘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

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崐崘山之上即下文云抨巫咸以占夢含嘉秀

以為數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為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

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陽谷扶桑之地崐崘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崐崘見

本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

暘

目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為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

會稽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偽也

華乎南鄰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於蒼梧在長沙南鄰也故云南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儂處彼湘瀕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

記云舜葬蒼梧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流目覩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顓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卑州而愉敖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卑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桂州曰肥土北

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躋日中于昆吾兮憇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躋日中于昆吾兮憇

炎天之所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憇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揚芒爍而絳天兮水泣四五里晝夜火然陶猶炎熾也

汙而涌濤芒光也字林曰燦飛火也音必遙反溫風翁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

乎留茲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委火炎風之野二萬二千里顧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怒音奴覲反爾雅曰怒思也

乎西嬉金天氏西方之帝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纒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

若華而躊躇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華而躊躇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

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超軒轅日躑躅猶徘徊也躑音直流反踏音直余反

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

娛余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龍魚在汪野北其為魚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

收而遂徂也徂往也欲還中土也歛神化而蟬蛻兮

朋精粹而為徒歛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猶侶也精粹美也○劉攽曰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

乎中野蹶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處之貌也淮南子

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

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

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

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

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

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

華陰華山之北也號馬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號

也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

八石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

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

也擢檝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予我也○劉

攽曰注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

伴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

猶徘徊也咽河林之萋萋兮偉關雎之戒女咽音許更反爾

秦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舊偉美也詩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

列傳

三

至也訪謀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曰黃帝答言六籍六

也經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遠道也爾雅曰覆審也疇誰也謨謀

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

化而為虎其兄規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鼈令殮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

世鼈令蜀王名也令音靈殮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楊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至上至

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

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

始去帝號復稱王也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

也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滅黨長八尺小鼻望

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

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庶實謂孝文竇皇后也繁庶茂盛也呂太后時出

必置我以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宦者吏

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王肆侈於

為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

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

乘輿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誅

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日出則銜恤絕緒言

無後尉龙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尉謂都尉顏駟也龙蒼雜色邁

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

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

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

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也

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為大司馬年二十袞

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冢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

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

十日弱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

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諡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十九

列傳

三

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
 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
 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
 也遂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
 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祛而忌伯兮闔謁賊而寧后
 疾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祛而忌伯兮闔謁賊而寧后
 文晉文公也祛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
 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
 伐公於蒲城公踰垣勃鞞斬其祛及公入國呂甥冀芮
 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郟伯
 楚勃鞞字也通人闔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
 事見國語通人闔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
 公等闔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
 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闔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
 分羸適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為外備而不
 知胡亥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或輦賄
 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

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
 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
 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
 生車問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敝見搜神記
 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諱爾雅曰諱告也左傳
 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
 鄭大夫裨竈請權犖玉瓚禳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
 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
 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厥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梁
 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況也昌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
 鄉鄉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
 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
 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
 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毋綿孿以滓已兮
 音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為事也
 思百憂以自疚綿孿猶牽制也滓音胡鼎反衡集注云
 乾隆四年校刊

無思百憂也彼天監之孔明兮用裴忱而佑仁也甚也裴輔

也忱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也湯蠲體

以禱祈兮蒙麗禱以拯人也禱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

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

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為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

蒙天大福以拯救人衡集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

祈字作祊祊祭也禱音斯也景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

宅辰也韋曰熒惑守心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當祭之可移於相

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可乎曰可移

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

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魏顥亮以

從理兮鬼亢回以傲秦也魏顥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

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顥

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顥嫁之曰疾病

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顥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躓而顥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

先人治命余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也尚書曰

是以報也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

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臯陶卒葬之於六禹封

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彫

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也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

而已毓也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

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也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

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

往而不復也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

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也蓋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愀惘而無疇也愀惘猶

陋兮將北度而宣遊也宣徧也

行積冰之澹澹兮清泉互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九

列傳

三

而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

與皚通石磴說文曰皚皚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禮寒風淒

而永至今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

自糾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

脩糾音反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聚也凌冰也

條言寒也音力澄反失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歛而增愁太陰北

之地也楚詞曰怨高陽之相寓兮佃顛頊之宅幽高陽

顛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顛頊與九

方幽都之地尚書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廖庸

積冰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識絡或作駱望

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

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颺風也瀟疾也音肅媵送也趨

谿啁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砾砾谿啁深貌也給音呼含

亦深貌也既遊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重陰

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荒忽無出右密之閭野兮不識

蹊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方曰密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召也燭龍

隱也蹊路也

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瞬

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昭明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七

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谿瑤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岸

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聘王母馮殺祖江于崑崙之陽馮音邠爾雅曰劉殺也

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進也本草經曰白芝

一名戴勝憖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

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憖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左傳憖發語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詒憖笑貌也鳴之

別體音許近反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舍與此義合也

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咸姢麗以蠱媚兮增玉漿服之成仙宓妃洛水神也

嫋眼而娥眉姢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嫋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嫋目宜笑也舒

妙婧之織腰兮揚雜錯之袿徽婧音財性反謂妍婧也

雅曰婦人之微謂之禱郭璞注云即今之香纓也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礚以

遺光的礚明也遺光言光彩射人也獻環琨與璵璵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嫋目宜笑也舒

環琨並玉佩也白虎通曰脩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也玄黃謂繪綺也尚書曰厥篚玄黃言玉女宓

如等既獻環佩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賂或又贈以繪綺也

浩蕩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雙材悲於不納兮並為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

詠詩而清歌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歌曰天地烟熅

百卉含蕩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烟熅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熅張揖字詒曰蕩古花字也處

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

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何將答賦而不暇

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瞻崑紀力反即上所謂冰折不營也

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

之飛梁

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崑崙曲也爾雅曰小

猶橫度也廣雅曰

登閬風之會城兮構不死而為牀

山名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閬風而縵馬淮南子曰崑崙

以不死木屑瑤藥以為糝兮斟白水以為漿

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也

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

中兮含嘉秀以為敷

八月而熟得時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

禾本也言禾既垂穗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

禾乎高誘注云禾穗

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也廬猶居也

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暉其照夜

雲師黶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

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

貫也瑀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

從兮屯騎羅而星布

兮修劔揭以低昂

以輝煌

車蓋相映也

反光也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八龍之

猶騰也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氛天氣也旌初旌也溶音

勇王逸注楚辭曰溶撫輪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軹音零說文曰車輪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輪兮太息

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轄也說文云車輪

小穿也還睨顧瞻也藥音樂熱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

貌也言顧瞻鄉國而心熱也故而不志土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既徧歷四海

故而不志方欲遊於天上故云何不忘其故居而苦迷

之惑思左青瑀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瑀青文龍也捷堅也音巨偃

反芝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左青前長離使拂羽兮

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鏡也似鈴也委水衡乎玄冥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

後裔也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洪忍而為清箕伯風師也函猶舍也激清也

洪音它典反忍音乃典反楚辭曰切曳雲旗之離離兮

洪忍之流俗王逸注曰洪忍垢濁也鳴玉鸞之譽譽鸞鈴也在鑣譽聲也音嬰

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也遐兮浮蔑蒙而上征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

征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

蒙而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翼翼飛貌戾至也回回光貌楚

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叫帝闈使闈扉兮覲天皇于瓊

逸注云揚其光靈也宮闈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

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闈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

洩以彤彤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

其樂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

外其樂也洩洩彤彤與融同也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九

惟盤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盤樂也逸縱也斃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

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

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五十弦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

兮迨我暇以翱翔溢滿也迨及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

太微之閬閬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閬閬明大也命王良掌策駟兮

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

高貌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罔車畢星也幕幕罔貌青林天

苑也彎威弧之撥刺兮射嶓冢之封狼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嶓冢山觀壁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嶓冢之精上為狼星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礪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

落牽牛北為河鼓磅礪聲也磅音普郎反礪音郎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

湯湯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

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劉音居流反低回劉流回轉

之貌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偃蹇天矯嫺以連卷兮

雜沓叢穎颯以方驤嫺音孚萬反卷音拳馘汨颯戾沛

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邊馘音一六反汨音干筆反颯音遼沛音普蓋反

並疾貌也藐小也藐音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淫

裔硠礚雷聲也硠音康礚苦蓋反淫裔電貌之狂疾也踰鹿頭於宕冥兮貫倒景

而高厲鹿音亡孔反頭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濛濛頭宋均注云濛濛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

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

日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厲陵厲也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

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悲離

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說文曰悁悁憂也音於緣

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輈音轅雖遨游以媮樂

兮豈愁慕之可懷媮音通侯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飈忽

兮馳虛無閶闔天門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

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倏忽也眩音縣眩音

也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

今改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

也注云修吾初始清絜之服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

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以六藝為車而

為林而結典籍而為罟兮歐儒墨而為禽罟網也音古

遊之也軻孫卿等墨家謂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

翟墨胡非尹佚等

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峯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

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

日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歔歸耕

來日安所耕歷山盤手欽峯山貌峯音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

也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勅也共音恭易曰

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勅整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惡

也音女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老子曰無為不

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老子曰不出系曰

乾隆四年校刊

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方也

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也詩邶風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論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

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松喬高時孰能

離結精遠遊使心攜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

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

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

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回志竭來

日時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

從玄謀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獲我所求夫何思永

和初出為河間相河間王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

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

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

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

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象殘缺者

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誥懸圖

凡三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

郎劉駒駮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第五

三

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
 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衡表曰臣
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
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
於日月昭示萬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
嗣永永不朽也
 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
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
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
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濤濤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
 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
 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
 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
 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林 回志歸來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
平子

也碑文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

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運情機物有

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

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

道也知天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立慮孰能昭晰立猶深

制道也

備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三

贊曰三木野獸入靈冬菴三木野獸入靈冬菴

猶可盡之其平不難也

信曰盡歎而土蔭歎而平文也量棋思也豈夫蔭而

坐不謂蔭其皆此傳對等文思信然歎人之土蔭

靈彈天賦而固其聖也其圍彈兩端天賦無視蔭其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三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三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張衡傳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舊本或

無此十四字

并質共劑注質劑猶今分文契也。文字別本作支

我不忍以歛肩注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

也。臣會汾 按章懷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

此注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閻若璩云緯起哀平而平子言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

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

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最分明也

知哀之終氏故開之麻衣不省其隨班書李壽

知哀之終氏故開之。圖華野二辭法哀平而不平于言

此其二語武不休合延限許其本

出。引會發 對章對視其于其今本大同小異

并不忘以煇鼠其于日阿意專貴薛其似魯翁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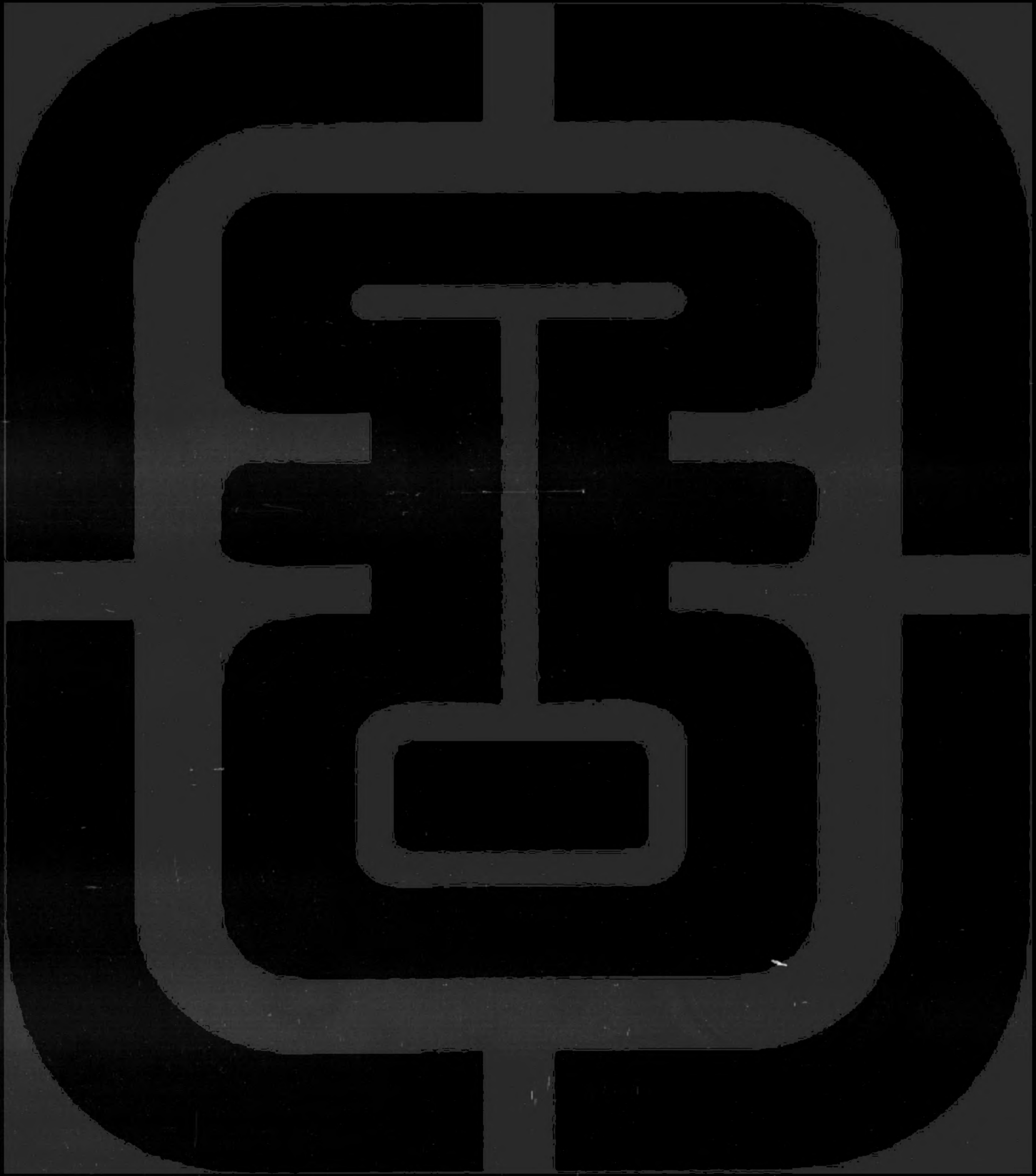
并贊共曠其費厥餘今衣文其出。文字限本許支

無此十四字

退澗書報李及前全數以答其然其亦其書。書本也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



>